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二

壹二

庸 齋 林 希 逸

外篇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賂工文侯曰賂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嘗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真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稱道數嘗言稱誦道理拍拍皆當也其爲人也真純也人貌而天貌雖人而有自然之天德也虛心而順物未嘗動其心故曰葆真葆養也清自潔也清則易離於物而能容之言其大也人有非道未嘗貴之以

言但動容貌而使彼自悟自然消釋其不肖之心故曰使人之意也消賂工之善猶可容言順子之美不可容言故曰何足以稱之全德君子言順子也形解言自失也土梗者得其粗不得其精也以有國爲累故不得以深究無爲自然之道故曰夫魏真爲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數明日見客又入而數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數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數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伯名也雪子其字也禮義有爲之學也陋於知人心陋劣也謂其不識本心也振振德也言必有益我也故曰振我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動容周旋中禮也規矩有法度也龍虎成文章也大人虎變是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謂交淺言深也目擊而道存即正容以悟使人之意消也容聲容言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歸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動物而

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若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有不忘者存。

不比而周言不待親比之。而其情自然。周美也。無器者不可以迹名也。民蹈乎前言。人自來歸也。以此比夫子之不可及也。不知其所以然而已矣。者言我至此不知其爲如何也。奔逸飛馳也。絕塵去遠而不見其塵也。矐直目以視也。步趨馳者皆以馬爲喻也。惡可不察者言。當更於此精察也。心死者無所見也。生而無所見。猶甚於死也。故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比方可數也。日既明。時物之長短。小大皆可盡見。故曰莫不比方。出自東方入于西極。自朝至暮也。有目有趾。羣動之物也。必見日而後事可爲。待是待日也。故曰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人事之存亡。

係日之出入。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萬物之有待於道。亦猶人事之待乎日也。故曰萬物亦然。生死皆循是道之自然。故曰有待而死。有死而生。生而受其形。則此道在身。無所遷變。以待其終。故曰不化以待。盡不化者。無所遷變也。效倣也。倣於物而行。不容其心。故曰效物而動物。事物也。無隙者。無所間斷也。不知其終者。無已時也。渾然此身。無非和順之理。故曰薰然而成。形薰和也。雖知事物之無非命。而日用之間。不以命爲規度。即所謂聖人不言命也。日徂者。日日如是。與之俱往。純亦不已也。交一臂者。並立也。終身與汝周旋。而汝未得此道。故曰交一臂而失之。著可見者也。汝但見吾所可見者。而不知有所不可見者。故曰汝殆若乎。吾所以著也。盡無也。道必至於無。而後盡。汝但以有求之。所以見不到盡處也。故曰彼已盡矣。而汝求以爲有。肆貨馬之地也。唐無壁之屋也。詩云中唐有甍。唐肆今之過路亭也。貨馬者。來去。

不常止。就其肆求之。刻舟求劍之意也。志不可知者。也。極其不可知。曰甚。忘服行也。吾與汝之所行。必極其所不可知。汝與吾之所行。亦必極其所不可知。故曰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謂此事。我與汝說不得。汝亦與我說不得。必至於忘言。而後盡也。雖然。又轉一轉。謂汝今雖未至於此。亦何患焉。蓋汝既知奔逸絕塵者。矐若乎。其後則是知有此一解。未盡矣。若到此能忘其故。吾之時。雖與今日所見不同。而在我之所不忘者。仍舊在也。釋氏所謂悟後依舊是。故時人意。謂見到無處。方盡。仍舊即是。有時道理也。故曰雖忘乎。故吾而吾有不忘者存。此兩箇吾字。就顏子身上自說。又與上面吾服汝服吾字不同。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甚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攝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因焉。而不能知。口辟。

必亦反卷 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至  
 不問也 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  
 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  
 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  
 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萌死有所歸始  
 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  
 為之宗

被髮而乾即離騷所謂晞髮也慈然凝定  
 而立之貌非人猶木偶人也掘兀兀然也  
 遺物遺外物也離人離人類也立於獨者  
 超立乎一世之表也物之初也無物之始  
 也辟合也心無所知口不欲言故曰困焉  
 辟焉將近也謂其深妙者難言且擬議其  
 近似者也故曰言乎其將前曰其樊其風  
 此言其將即變換為文也肅肅肅之意  
 赫赫輝明之意即是一陰一陽之謂道如  
 此下四句陰陽和而後萬物生交通互往  
 來也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曰交通成和  
 紀者綱維主張之意也亦似有物主之而  
 不可見故曰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為之

紀者造化也一晦一明晝夜也消息滿虛  
 四時之氣運日改月化日異而月不同也  
 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日日如是而造化  
 之功孰得而名言之相反不同也始終雖  
 不同而其端不可尋譬如雀化為蛤謂雀  
 之終則蛤實始焉謂蛤之始則雀實終焉  
 大而帝王之禪代亦如是知何見得盡故  
 曰終始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窮此  
 分明是說箇造物但不指其名却又曰非  
 是也孰為之宗是即造物也宗亦造物也  
 言不是這箇孰為之主宰莊子之文句句  
 生活便是此等處

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  
 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  
 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中之蟲不  
 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大其大常也喜怒哀樂  
 不入於胃次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  
 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  
 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  
 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

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  
 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  
 至美至樂贊道之美也不疾不厭也行少  
 變言易數易水也不失其大常所食之水  
 草猶在也萬物之生皆在乎天之下故必  
 聽天之所為豈得以自異故曰天下也者  
 萬物之所一也知其一出於天而莫不同  
 則死生且不能滑其心而況得喪禍福乎  
 介芥蒂也隸僕隸也僕隸去來棄如泥塗  
 以我貴而彼賤也若知道之可貴實在於  
 我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之至美至樂者  
 天地之間變化相尋萬古如此何有盡時  
 得喪禍福無非自然又何足以為吾心之  
 患故曰萬物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  
 但世俗之人不能解此惟身與道一者方  
 解曉乎此已身也身與道一故曰已為道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備心  
 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  
 灼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  
 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



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騷難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假借也至言者指以上許多言語也謂老子其德如此猶且不能離言語以脩其心他人孰能免此脫免也謂必不能離言語以求道也說與脫同老聃曰不然者謂假言語以脩心其說非也洵取也與酌同江河之水酌之而不竭者以其本質無爲而自然也才質也水之所以爲水者自然之質也至人之德本乎自然雖不假脩爲外物亦不得而離間之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矣又何容力乎故曰夫何脩焉騷難離中其包覆於甕中豈知甕外之大言所見者小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圍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履佩珞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

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方術也言魯之儒者學術與先生不同也緩佩珞者言其行詳緩而佩珞玉也珞取能斷之義一丈夫言孔子也此意蓋言儒服者多而皆不知道也

百里奚齊樣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方飯牛之時豈有求爵祿之心唯其不求所以見用於穆公動人者言感動而化之也死生不入於心者無爲而爲心無所動也到此又等閑說這兩句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氈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儻然不知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

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僮儻猶澹漫也舒適自得之意受揖不立者言與衆史相揖而略不佳也槃礴箕踞之狀贏即裸也此言無心於求知乃真畫者東坡形容畫竹與杜詩曰神閑志定始

一掃亦近此意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且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駟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環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更解不敢入於四境列士環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解解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高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

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適終身無聞

此一段把太公事却如此批撰別箇話頭常釣者釣常在手也釣竿雖在手而無意於釣故曰非持其釣有釣者也這般句語皆是好處無天者言無所主也偏朱蹄者其蹄只一隻朱也先君王也言所夢乃文王之父也典法無更不變易法度也偏令無出無一事肯出號令也號令之間獨言一事故曰偏令壞植敢羣言不立朋黨也不成德不自有其成功猶易曰或從王事無成也同務與眾人同事功而不自異也駛即度也外國之駛斛大小不同皆不敢入其境內則諸侯無不知歸也故曰無二心朝令者朝聞文王之命有及天下之間故逃去終身無聞猶書曰暨厥終罔顯也且屬之大夫古本作夫夫司馬云上夫字作大字讀夫一大也太山石始皇文曰御史夫夫蓋篆字夫與大同見文鑑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

為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被直以循斯須也

循斯須者言苟徇一時之計欲眾人易從也又豈可議刺乎

列御寇為堯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邊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闡青天天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引之盈貫開弓而至滿也前手直而肘平可以置一盃水於其上言定也發射也適去也沓重也又也夫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沓於弦上者繞去而方來之矢又寓於弦上矣此言一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也象人木偶人也背邊巡者面向高上而背臨深淵退而未已之意故曰邊巡三分其足

一分在岸二分垂於虛處可謂危之至而伯昏無人能之者即所謂純氣之守也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射也神能守一則雖上闡青天天下至黃泉揮斤八極其心亦無所變動若險夷之境界猶

怵然而恟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以此為射而欲求中之精義亦難矣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哉怵懼也恟目恟動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夫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鼻間栩栩然息不在外而在內有自養之意也令尹之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故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此數

句發得精神踴躍四顧者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者賤者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  
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  
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  
乎太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  
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知者不得說非言辭所可窮也美人不得  
濫非聲色所能淫也盜人不得劫非凶威  
所能屈也伏戲黃帝不得友逸世而輕天  
下也介間也石雖無間可以穿而過也故  
曰經乎太山而無介處貧賤之地而不以  
為病故曰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者道  
也道在己者既塞天地推以化人用之無  
盡故曰既以與人已愈有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  
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  
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此意即則者喪足而尊凡者存又如此換

箇話頭謂道之在己不問有國與無國也  
凡不為亡楚不為存則世之得喪禍福皆  
外物矣然其意猶在楚不足以存存一自  
失者既不足以自歎則得者亦不足以自  
矜自歎愧也自矜誇也此語尤有味此學  
問切身受用之語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二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百堅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三

肅 齊 林 希 遠 雲三

外篇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弁弁云反又音之  
丘而適道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  
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  
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  
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  
杯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  
屈狂屈曰唉予知之特語若中欲言而忘其  
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  
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  
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  
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  
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

前後人名皆是寓言如此三名却有分別  
知有思惟心者也無為謂自然者也狂猖  
狂也屈者振然如槁木之枝也此書猖狂  
字便與道遠遊浮遊字同猖狂而屈然無  
知之貌也此段只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